

图文珍藏版

翁立·著

销量超过10万的胡同百科全书

北京的古月同

HUTONGS OF BEIJING

北京图书馆出版社



K921

W694

北京 的 胡 同

图文珍藏版

翁 立 著

北京图书馆出版社



588430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北京的胡同:图文珍藏版 / 翁立著. —北京:北京图书馆出版社,
2003.4

ISBN 7-5013-2117-5

I .北... II .翁... III .城市街道—概况—北京市

IV.K92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23810 号

书名 北京的胡同

著者 翁立 著

出版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(100034 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 7 号)

发行 (010) 66126153 传真 (010) 66174391

E-mail Btsfxb@publicf.nlc.gov.cn

Website www.nlcpress.com

经销 新华书店

印刷 北京佳信达艺术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610 × 965 毫米 1/16

印张 17

版次 2003 年 4 月第 1 版 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0000

书号 ISBN 7-5013-2117-5/K·559

定价 28.00 元



溥杰先生为本书作者题字

翁之同志其共勉旃

深入胡同研究
弘揚民族文化

歲次壬申仲春

溥杰



2008.4.26





侯仁之先生为本书作者题字

海外归来，欣悉以北京旧城邻里结构及其变迁为题
为主编的《北京的胡同》一书，已付诸印，即待出版，不
难设想有此一卷在手，不仅有助於了解地方掌故，而
且也有益於保会正在迅速变化中的古都风貌，这些
都是深入认识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所不能忽略的。出
访期间国外友人不止一次以有患北京胡同与四合院的
民俗问题就商於我，三年前也曾有人从巴黎写信
来要求成为访购记述北京胡同的最新著述。
翁主先生此书如出版，不仅可以满足海外读者的要求，
实际上也是我自己所殷切期待并以企盼为快也。

侯仁之 壬申小暑书於北大之燕南园。



吴良镛先生为本书作者题字

研究胡同的過去與現

吳良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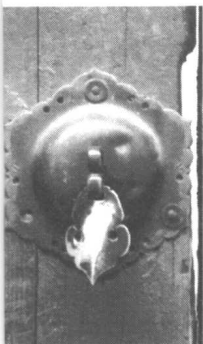
在首都於我們許多前輩
中最後一個歷史文美
學等角度里改對也
的珍貴保存與創
新的問題

為《北京胡同研究》

吳良鏞

吳良鏞

吳良鏞先生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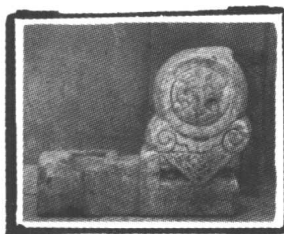
目录



● 第一章 话胡同	1
第一节 关于“胡同”的解释	5
第二节 北京胡同概况	11
(一) 历代胡同知多少	11
(二) 胡同之最	14
(三) 胡同的实质	24
(四) 名称变化趣闻	27
(五) 胡同交响曲	35
● 第二章 北京胡同的形成	39
第一节 追寻古城找胡同	43
(一) 历史上的北京城	44
(二) 元大都的格局形成了胡同	56
第二节 北京城与胡同	71
(一) “北京”名称的出现比 “胡同”晚了一个世纪	72
(二) 纵贯京城的中轴线	77
(三) 中轴线与胡同	88
(四) 胡同的增加	99
● 第三章 北京胡同的名称	109
第一节 胡同的起名	116
第二节 胡同名称的分类	138
(一) 以人名命名的胡同	141
(二) 以市场商品命名的胡同	156
(三) 以建筑物命名的胡同	167
(四) 以地形景物等命名的胡同	199
● 第四章 胡同的发展	223
● 主要参考引证书目	235
● 附录	
北京老城区胡同新旧名称对照表	237

第一章

话 胡 同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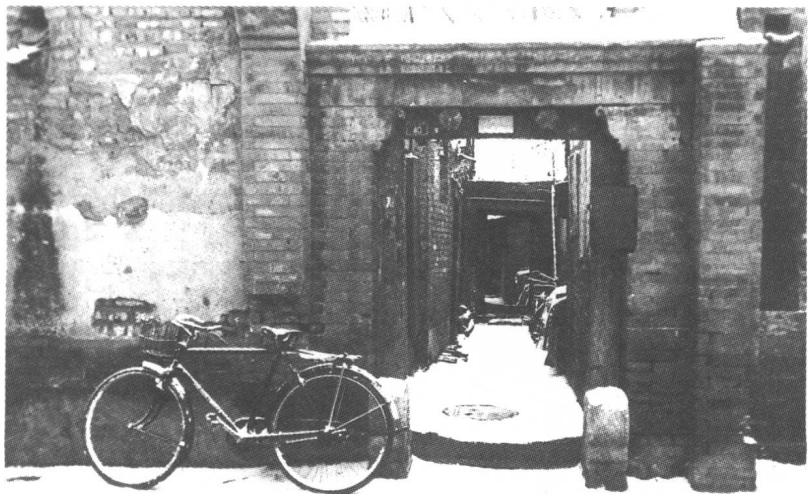
粉厂琉璃街 65 号

第一章 话胡同

北京,不仅是中国的历史文化名城,也是世界文明史上最壮丽的文化奇观。许多世界著名的外国城建权威人士都认为,北京城是地球表面上一项最伟大的文化工程。不用说那举世闻名的天安门、金碧辉煌的故宫、雄伟壮观的长城,就是那一条条看上去很不起眼的小胡同,里面的学问也大着哪!

许多人都知道,从月球上可以看到的人类工程是万里长城。恐怕很少人想过,假如把北京城的每条胡同都连起来,绝不会比万里长城短。当然,这里所说的胡同是广义的胡同,是含有街、巷在内的胡同。

北京的胡同不仅仅是城市的脉络、交通的衢道。它是有了城市后才出现的,更确切地说它是在北京城成了元朝的都城以后才出现的。而城市的出现则是社会发展的标志,因而说胡同还记下了历史的变迁、时代的风貌,并蕴含着浓郁的文化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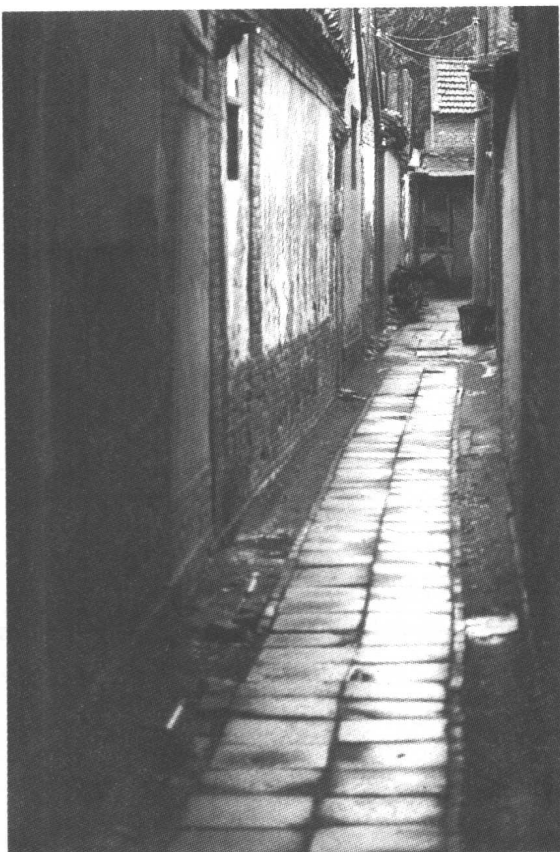
雪后的胡同

活气息,好似一座座民俗风情展览馆,烙下了人们各种社会生活的印记。

乍一看,北京的胡同都是灰墙灰瓦,一个模样。其实不然,这每一条胡同都有一个说头,都有自己的故事,里边的趣闻掌故多着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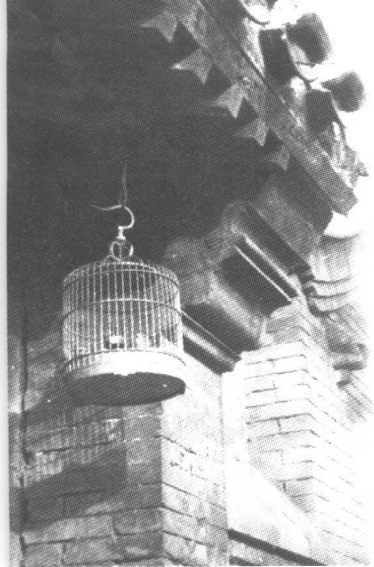
第一节 关于“胡同”的解释

我是在北京的胡同中出生,又在胡同中长大的。因而对“胡同”不但不感到陌生,还有一种亲切感。可外地人就不理解了,特别是南方朋友到了北京总要问:“你们北京人干吗管街道叫胡同呢?”好在我打小就爱听老人们讲北京的事儿,也好琢磨北京胡同的名儿,还搜罗积攒了些有关北京胡同的资料,平常还好在胡同里溜弯,因而还能回答得出。尽管自元朝的时候“胡同”就在北京这个地方广泛使用,明朝开始就不断有人对“胡同”一词进行考证,可文人们却各有己见,说法



胡同一景





不一。

从史籍中看,光是对“胡同”这个词的写法从元朝到清朝就有:衙通、火弄、火疃、火巷、火衙、胡同、衙衙、衙、衙洞等等。最近著名语言学家张清常教授在《胡同及其他》一书中,专门从语言学的角度对“胡同”这个词进行了分析,指出胡同这个双音词的种种写法,是借字表音。

张先生认为胡同是个双音节的词,只用于北京和北方一些城市。它始见于近代,元朝才留下有较多的资料证实它是已经行用的街巷异名。关于胡同这个词的来历,旧日解释为“方言”;解释为“弄”或“巷”的缓言,是“巷”的反切;解释为《说文》衙字的衍化。三种说法均不圆满。张先生假设胡同是个借词。蒙古语、突厥语、维吾尔语、鄂温克语、女真语、满语等“水井”,大致是 huto 这样的音,被汉语吸收,借字表音,汉字的几种写法,其中胡同最为流行。明清大量使用,使胡同原义(有水井处)转为街巷,并被看作是汉语自己的词了。

已故北京史研究会会员曹尔骊先生 1981 年在《北京胡同丛谈》一文中曾谈到:“胡同”这个名称究竟是怎么来的?它最早见于元曲,如关汉卿的《单刀会》中有“杀出一条血胡同来”的词句。还有元杂剧《沙门岛张生煮海》中,张羽问梅香:“你家住哪里?”梅香说:“我家住砖塔儿胡同。”曹先生曾设想胡同是由“浩特”的音转,因“浩特”最早是居民聚落之意,后来发展为城镇。并将此问题请教了张清常先生,张先生明确答复胡同二字确由蒙语而来,根据语言考证,应是 Hottog 的音转,即水井之意。乡有乡井,市有市井,除了河道、湖泊之外,井泉一般是居民生命之源,有井的地方才有居民。这才是胡同的本意。

有位在中国多年的日本人多田贞一,1944 年曾写了本《北京地名志》说:胡同正写是衙衙,相当于小通路、横街、小巷等。它是从蒙古语来的。在蒙古,比村稍大的部落就叫胡

同。北京也是很早就有称为胡同的事了,今天几乎被完全使用在街道的意义上,胡同的意义却是更近于村、镇的。据蒙古来的人说,锡林郭勒地方的包,五个、六个集在一起,就称为胡同。他还写出了胡同流行的范围,不仅蒙古、哈尔滨、吉林、河北有,天津、河南也不少,因而他大体得出结论,胡同的使用不仅局限于北京,中国北方基本上都有。这与张清常先生根据1989年邮电部邮政总局主编的《中国邮政编码大全》所统计的全国胡同分布情况大致也是相吻合的。我觉得有必要在这里突出一下的倒是张先生最近统计的全国约计5211条胡同中,天津市竟占了1728条,比北京市现今实有胡同数还多了400多条。(这里说的胡同为不含街巷在内的狭义。)

以上三位先生对胡同的解释,无论是“水井”也好,“居民聚落”也好,“比村大的部落”也好,意思上大体还是接近的。可是北京还有一句老话“水火不相容”,对胡同的解释还有与之正好相反的。这儿解释为“井”、“水”;那儿偏偏解释为“火疃”。我曾在《中国老年报》上看到一小条摘自《星期天》的短文:“胡同”一词的由来。文章说,“胡同”一词,最早出现在元杂剧中,它作为街巷的称呼至少在元代就开始了。金末元初,蒙古人开始兴建元大都(即北京城),当时城内居民的住房都是按片分开,中间辟有通道,这种通道在蒙古语中的读音为“火疃”。后来北京人便逐渐读成了“胡同”。这真是水与火的矛盾啊!

无独有偶,接着我又看到北京出版社出版的《北京地名漫谈》一书,其中有篇文章《北京胡同的由来》写道:据考证,北京许多古老的街巷名称沿袭元、明、清之旧。胡同之称也始于元。不过那时不叫胡同,而叫“火弄”,又叫“弄通”。可见胡同即是从“火弄”、“弄通”演变而来的。宋代都城东京(开封)、临安(杭州),称街坊为火巷。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》说:“每坊巷三百步许。”《杭州府志》也曾提到火巷,火巷是指在都市规划时,在建筑群之间留出的间隔地带,平时是通道,万一失火时,便是防止火势蔓延的设施。据《析津志》这部记述元大都的书载,其街制规定:大街的街宽不少于24步,小街街宽不少于12步。小街就是火巷。《析津志》说那时共有





小翔凤胡同

“三百八十四火巷”。《京师坊巷志稿》云：“元经世大典，谓之火巷，胡同即火巷之转。”

这么说来，不管是“火幢”，还是“火弄”，以至“火巷”，虽都带个“火”字，实质都是为了居民的安全而防火的。这么看来与“井”、“水”又没了矛盾。而且上两种说法，在胡同之称始于元朝这点上也与前三位先生的观点是一致的。当然，这些都是从语言及胡同的功能上说的。

还有一种对胡同的解释，则带上了点政治涵义。明朝万历年间顺天府（当时京师及附近州县都归顺天府所属）宛平县（当时京师西部地均属该县所辖，县署在地安门大街东官房）知县沈榜写了一部《宛署杂记》，对“胡同”这样说：“宛平人呼经行往来之路曰街，曰道。或合呼曰街道。或以市廛为街，以村庄为道……其以衙衢名者凡三百一十二。衙衢本元人语，字中从胡、从同，盖取胡人大同之意。然二者皆从行，迨我朝龙兴，胡人北徙，同于荒服，亦其讖云。”也就是说“胡同”一词本是元朝的语言，是“胡人大同”的意思。到了明朝，胡人被打败，所以又加上了“行”字。字形虽变了，读音却没有改。由此看来，不管元朝还是明朝，对“胡同”一词的使用，还有点政治色彩。

综前所述，已经可以认定：“胡同”是元朝时开始出现在

我国北方城市建筑布局中的一个专用名词,其作用是等同于街巷、里弄一样的通道,既连着民居院落,又是交通道路,当然它还有社会政治功能及文化诸方面的作用,这在下面几章中,我们都会谈到的。在此,我们姑且把它看成一个专用名词,一个如同街巷那样的地名标识词就够了。

不过,还有一点在这里非得讲明白,那就是既然胡同是可以等同于街巷的城市建筑布局的专用名词,为何还要起这个专用名词,而不干脆称其为街呢?这也是我在查阅了1985年出版的侯仁之先生主编的《北京历史地图集》后才搞清楚的。原来元朝所建的大都城之所以规划整齐有如棋盘,是因为当时对大街、小街和胡同是有具体宽度标准的,不过那会儿是以步代尺,用步计量。元朝1步为5尺,那会儿的尺合0.3米,1步就是1.54米。

大都城共有11座城门,城门内的大街构成了全城主干道。主干道相交形成若干长方形居民居住区,居住区中又有等距离东西走向的若干条胡同,从而组成了整齐的城市街道体系。当时规定大街宽24步(约合37.2米),小街宽12步(约合18.6米),胡同宽6步(约合9.3米)。经实地勘察,现今东四北的几条胡同,正是元朝胡同的规模。

这就是说胡同在元朝始称为胡同时的宽度必须为6步,比它宽的12步或24步,才称之为小街、大街。

但这一规定,随着朝代的更替,到明朝和清朝也就不那么严格了。像明朝废弃了元朝的一些大面积建筑群后,其原址上出现了一些不规则的小胡同。清朝又废弃明朝的一些衙署、府第、仓场,这些地方也自然形成了一些不规则的胡同。有的胡同宽于六步,有的胡同则不足六步,还有的胡同两头窄中间宽。像明朝时,天安门西侧设有中军都督府、左军都督府、右军都督府、前军都督府、后军都督府及旗房、太常寺、通政使司、锦衣卫等九大官府衙署建筑群,到了清朝这些官府衙署被废除后,就形成了曲里拐弯的几条不规则胡同:中府胡同、左府胡同、前府胡同、旗手卫胡同等。1959年9月在这块地方上建成了宏伟的人民大会堂。

在这儿特别指出胡同的宽度问题,并不是说在提到胡同

